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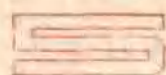
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

乙 冊

N

冊

用編序



見片
意夢
提族
靖囚

北京师范大学文溯阁

1956—1957 学年度第二学期

文学史第二十二讲

B. 瓦. 柯尔尊

讲题：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
的分析。

托尔斯泰完成了创作长篇史诗《战争与和平》的巨大工作以后，也就开始构思一些新的作品。他试图写一部描写彼得大帝和他的时代的篇幅巨大的长篇小说，他研究了并收集了材料，甚至还完成了个别的片断。但是不久他就放弃了这种意图。因为他看到深入体会久远时代的生活和心理是很困难的。

托尔斯泰的新兴趣转向了创作《初学入门》，他用一种儿童百科全书的形式来写这一本书；用来教所有的儿童即从沙皇的一直到农民”的子女。在为《初学入门》创作故事的过程中，托尔斯泰更加深入地研究了农民群众的语言，民间童话与勇士诗。他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认为在这种真正的人民语言中是含有看极大价值的。

由于对教育活动发生了兴趣，使托尔斯泰放弃了艺术创作。但是在1873年他又开始从事写新的巨大作品——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了。这部小说在1870年就开始计划，而只在1877年才完成。

这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只限于写一个上流社会的已婚妇人，她不爱她丑陋的丈夫，只是顺从着自己的激情而对他变了心，发生的一切事情并没有在她心里引起任何痛苦的心情。她力图不顾上流社会对她的行为所发出的非议。小说的泰肯题辞是“伸冤在我，我必报应”，那就是说“惩罚之权是属于我（上帝）的，（而不是属于人的），而我将进行审判。”通过这些

说，托尔斯泰明确了这样的思想，就是说，人是没有审判一个违犯了人和神的法律的女罪人的权力的。

但是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原始的构思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这正是托尔斯泰惯有的特点。小说的范围扩大了，它包括了很多材料。它从狭隘的家庭小说变成了充满重要问题，反映着俄罗斯历史整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小说。

如果《战争与和平》使人们回忆起过去的时代和那已陈旧的生活形式，那时的贵族感到他们地位是很巩固的，那末新的小说却是个亿万缕地和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社会生活的根本变革时期相联系着的。这表现在小说的总的情调上。在《战争与和平》中有许多健康的乐观情绪，大力地表现了生活的快乐感觉。而在《安娜·卡列尼娜》里则悲剧的调子，悲观的见解佔了主导地位，表现了作者对自己阶级前途的极大忧虑，以及对新的，未知的生活形式的恐惧。

这并不是偶然的，列宁在他的《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这篇论文里特别提到了这一部小说，来说明从1861年到1905年间半世纪里《俄国历史转变的性质》。列宁认为对这一个时代很难提出比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列文所表示的思想更为确切评论。列文说：『现在，俄国每件事情都翻了个身，正在开始形成』。

（引文见立华译《列宁著论托尔斯泰》第32页）

资本主义关系的加强，偶然的，久已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根本瓦解在托尔斯泰面前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当时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安娜·卡列尼娜》是在1873年至1877年间写成的，随着小说写作工作的进展，托尔斯泰在它里面反映了许多在那些年代里或者不久以前曾经激动着俄罗斯社会思潮的，以及曾经反映在刊物里的东西。在《安娜·卡列尼娜》里面去不同程度上讨论了当时的科学和哲学问题，艺

术问题，历史和政治事件，政府的个别措施，社会生活事实等。托尔斯泰把最初构思的小说范围扩大到如此广阔，因为最初只是叙述着一个不忠实的女人的命运，一家人的故事而已。道德、心理的主题是小说构思基础，但是只有把社会主题包括在它里面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理解。《安娜·卡列尼娜》同时又是一部家庭的和社会的小说。』（H. K. 古津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莫斯科大学出版，1956年，第63页）

由于在小说里包括了与列文及其家庭相联系的情节线索，而显著地加强了它的社会主题。处于尖锐危机中的贵族阶级的未来命运深深地激动着托尔斯泰。同时作者又深刻地感到了人民、破产了的农民们的日益增长的苦难，于是竭力想找出某种适当的出路。但是他不理解未来的现实的道路，于是不得不重新转向宗教的主题，于是列文 [清醒起来] 去虔诚上帝的影响之下获得了重生，这一切都在《向神忏悔》之后发生的。

由于加强了小说里的社会主题使作者加入了很多的、与俄国社会各集团，各阶级社会有关的人物。这里有高官显爵和上流社会里常见的人，城市贵族和地主，资本主义事业家，商人和知识分子，乡村富农和破产的农民。在小说里指出了改革以后时期里的政治上的一切基本思潮，揭示了社会一切主要阶层和阶级的见解，他们的论争。

《托尔斯泰写了一部如《战争与和平》那样的规模宏大的作品之后，而在新的篇幅的长篇小说中竟没有写重复的东西，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可是确实没有重复的东西。托尔斯泰的天才似乎是无穷无尽的。《他能够创造出新的人的个性，并能深入到新的心理深处，他几乎没有触及过去写过的东西，或者只是偶然地触及一点。安娜，渥伦斯基，卡列宁，列文，吉提，司威洛，奥布浪斯基，他的妻子杜丽——凡此一切形象都是卓

趣的艺术描写，这些只有托尔斯泰的强大天才才能胜任愉快。因为他掌握着描写小说中生活和自然的新颖的鲜明色彩，找到了小说的新的结构组织的形式。”（H. K. 古泽，出处同上书，第65页）

结果，在托尔斯泰的笔下出现了更能使他获得不朽的荣誉的作品。1877年，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完这部小说后写到它说：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完美的艺术作品……在现代，欧洲文学中是没有任何一部类似的作品能够和这一部作品相比较的。」

「安娜·卡列尼娜」是一部多计划和前景的小说。复杂的结构是它的特质。这说明了托尔斯泰对于如何才能完整地、广泛地反映生活的现实现象这方面的努力。小说的内容要比后来一直保留着的书名广泛得多。因为除了有安娜·卡列尼娜、渥伦斯基的情节路线以外，还纳入了另一条线——列文；吉提·薛像巴赤卡雅。而其他一系列的附属的，不太显著的平行的情节路线还没有标在里面。这一切使托尔斯泰能更尖锐地、更具有批判性地来提出并解决社会生活的根本问题。同时加强了托尔斯泰创作中的暴露性的动机，这种动机在他的最后一些作品——剧本「教育的果实」，「活屍」以及长篇小说「复活」中更加大力地表现了出来。

尽管这部小说具有主题的如此的多样性，丰富的形象和重要的问题，但是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和她的形象却被提到了首要地位。

必须注意到这一点：安娜·卡列尼娜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于过去俄罗斯文学家——包括托尔斯泰本人在内——所创造其他一些妇女形象。在大多数情况之下，女人精神生活的发展和她的寻求到结婚以后就结束了。在托尔斯泰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作

家能够如此完美地阐述一个女人的精神要，如此鲜明地揭露她在家庭中的被奴役的地位。安娜的形象的特征在于它的极度的矛盾性，她的性格上的两种原则——忠实于道德责任的原则和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原则——的斗争是矛盾的来源，安娜个人的命运是深刻的社会冲突的表现。

如果在大多数的其他作品里，出嫁被描写为妇女一切寻求的结果，那末在托尔斯泰则把结婚作为一只寻求的开端。托尔斯泰说：「小说与其写在一个女人结婚以前所发生的事情，还不如写在她结婚以后所发生的事情。」

作者所构思的这首在小说的开端就说到了：「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引自周扬译《安娜·卡列尼娜》第3页）接着就描写了奥布浪斯基的不幸家庭，卡列宁的被毁了的家庭，安娜和渥伦斯基之间的不完满的幸福。甚至列文在他向吉提求婚而被她拒绝的时期以及后来在他的家庭生活都普遍通过严重的失败，但是作者逐渐对列文及他的事业表示了越来越多的同情，使与在图生活和土地联系着的列文同城市生活而产生的悲剧对立起来。

还在小说一开始的时候就突出了两个思想的和艺术的中心——安娜·卡列尼娜和列文——它们都是作品的组织中心，以及在许多方面互相对立着的结构中心。

一开头，安娜·卡列尼娜的命运就是不幸的，在她的命运里就蕴藏着会出人意外地复杂起来的可能性。她未曾有过真正的爱情，最后和一个彼得堡的飞黄腾达的显贵结了婚，他比她大二十岁。这是一种建立在利益打算上的婚姻，是家庭作主的，是买卖婚姻。

虽然作者还没有在各方面都同情着女主人公，但是他把她描写成一个迷人，具有着许多优美品质的女人。她非常完美地

描写了当安娜同吉提在舞台上相遇时安娜的外貌。『她那穿着简朴的黑衣裳的姿态是迷人的，她那带着手镯的圆白的手臂是迷人的，她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结实的颈项是迷人的，她的松乱的鬃发是迷人的，她的小脚小手的优雅轻快的动作是迷人的，她那生气勃勃的，美丽的脸蛋是迷人的。』(引自周扬译本第121页)托尔斯泰着重指出了她外貌上的这些特点，如『亮晶晶的眼睛』，轻快的步伐，『纤细结实的手的富有精力的紧握』。在安娜的脸上反映了她复杂的内心感情的矛盾。托尔斯泰在描写她在生活的不同时刻中的状态时，他指出了她情绪的『变动性』，情绪上的变换和矛盾。她『注意到了有一股被压抑的生气在她的脸上流露，在她那亮晶晶的眼睛和把她的朱唇弄弯曲了的轻微的笑容之间掠过，仿佛有一种过剩的生命力洋溢在她的全身心，违反她的意志，时而在她的眼睛的闪光里，时而在她的微笑中显现出来。』如果安娜想隐藏住这个『眼睛里的光辉』，『它却违反她的意志在隐约可辨的微笑里闪烁着。』(引自周扬译本第90页)只有在她对人感到憎恨和厌恶的时候，这种笑容才消失。

安娜是一个聪慧而富有洞察力的女人，充满了生命的激情与火焰。在她的美丽的外表之下掩蔽着热烈的活动的本性。同时托尔斯泰强调指出了在她身上有些『可怕和残酷的东西』，『奇异和恶魔似的东西』而有时则又有一种『令人怜悯的东西』。最低限度，她周围的某些人是这样感觉她的——如列文，就曾整颗心于她的美丽，吉提就曾为涅伦斯基对她好而嫉妒她。

儿童和普通人对待一个人的态度，对于这个人的灵魂的纯洁程度是极大的检验，在安娜遭遇不幸的时候，儿童和普通人都爱她，怜悯她。她哥哥的妻子杜丽，她哥哥的儿女和她自己的儿子谢辽沙等人对她的态度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样一个女人，不得不在许多年里压制着自己的感情和意愿同一个人她从来没有真正爱过的人住在一起——即同个冷酷，迂腐，一心只想到自己的功名富贵和外表仪武的卡列宁住在一起。卡列宁是一个枯燥乏味的纯理性的人，完全不能理解感情的衝动，他使安娜感到苦闷。她的唯一的安慰是她的儿子谢辽沙，她竭尽自己心力教育着他。

安娜和卡列宁的精神气质是截然不同的，在他们之间，在精神上没有任何能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兴趣，这就成为后来发展成安娜·卡列宁娜的悲剧的那一幕戏的根源。她不能继续身处于这种被压迫的状态中。和涅伦斯基的相遇是一个转折点，经过了这一转折点，她是不能再回到过去的状态中去了。

在母亲的责任心同被对另一人的真正爱情所初次激起的强烈感情之间的非常猛烈的斗争是以她脱离她的旧家庭结束的。有一段时期，安娜还企图保持表面上的礼节，避免公开的决裂，但是希冀创造一个新的幸福的正常家庭的意愿终于迫使安娜同卡列宁分手了，因为她彻底地意识到，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成其为婚姻的。但是列宁不这么想。他认为即使夫妇之间有着绝对的分歧，但是还必须保持外表上的虚伪礼节，以便在女人的眼光里看起来是完全合乎礼义的。安娜同卡列宁的决裂应当看作是一个正直女人的抗议，她力求保卫自己感情上的自由，她同她自己社会里一切虚伪的清规戒律挑战。在她试图想起过去发生的一切事情时，她说：「我不是努力去爱他，而是我实在不能爱我的丈夫的时候就努力去爱我的儿子吗？但是时候到来了，我知道了我不能再欺骗自己，我是活人，罪不在我，上帝生就我这样个人，我要爱情，我要生活。」（引自上书第426页）

她为了自己新的爱情，真是牺牲了她所有一切，在最初一个时候她曾是幸福的，但是一个受到上流社会轻蔑的，被人用

暴力夺去了自己爱子的妇女又能有几何的幸福呢。对儿子的爱，母亲的感情，就同她的新的未确定的地位发生了极其尖锐的矛盾。同儿子的分离苦恼着她。她知道儿子在父亲的看護下是必定要在精神上感到孤单的，要失去他生活中已有的最美好的东西——谁也不能代替母亲。

安娜的精神悲剧在增长着，她到国外去了，企图忘掉一切，想着以文学来自娱，要热心从事作家的活动。但是这一切依然不能用所发生的一切事件来抑止住由于同儿子的分离而受到创伤的心灵中的不宁息的痛苦。她的处境还更加复杂了，因为卡列宁不同意离婚，然而却要完全使儿子避开母亲的影响。同时安娜也得不到伏龙斯基的充分支持，他开始对她冷淡起来了。加之又开始表现出了一些征候：看来伏龙斯基远不是安娜在最初时所想象的那样的人。他在精神上显得比她更为贫乏。不能坚决地、不后悔地把自己的生活同安娜的生活结合在一起，因为他在自身中找不到足够的力量来与上流社会的环境和习俗决裂。对于已失去的上流社会生活的安乐，对于已失去的「飞黄腾达的前程」的惋惜现在是愈来愈深痛地折磨着他。

安娜在把她的灵魂中所富有一切东西给献予了伏龙斯基之后，在牺牲了世上最高贵的东西——母爱——之后，她就不可能成为幸福的人。与儿子的相遇彻底地证实了这一真。这个场面就其力量和戏剧性来说是很动人心弦的。在全世界的文学中这种场面是不多的。安娜偷偷地回到了自己的，已经是与她无亲的，但毕竟是曾居住过的家中，看到了在离别的几年间已经长大的儿子。儿子还懒散地带着清晨的朦胧睡意。

「谢辽沙！」她轻轻地唤着，没有一点声息地走到他身边去。

「谢辽沙！」她凑到小孩耳边又唤着。

他又用手肘支起身子，把他那乱发蓬松的头从这边转到那边，好象在寻找什么一样，他张开眼睛了。默々地询问般地，他对不动地站在他面前的母亲望了几秒钟，随即突然浮上幸福的微笑，又闭上他的睡意惺忪的眼睛，躺下去，没有向后仰，却倒在她的怀里。

「谢辽沙！我的乖儿子！」她说，艰难地呼吸着，用手臂抱住他那丰满的小身体。

「妈！」他说，在他的怀抱里扭动着，这样使他的身体各个部分都触到她的手。

还是闭着眼睛，半睡半醒地微笑着；他把他的胖々的小手从床头伸向她的肩膀，依偎着她，用只有儿童才有的那种可爱的睡意的温暖和香气围绕着她，开始把他的脸在他的颈项和肩膀上按摩。

「我知道！」他说，张开眼睛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知道你会来，我马上就起来。』

这么说着，他又睡着了。

安娜·卡列尼娜无所藉慰地哭泣了。

(引自译文下卷，765、766页)

但是托尔斯泰如果是直线式地解决了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那他就不成其为天才的艺术家了。他创造了一切新的情节使事件复杂化了，并且使自己的女主人公经历了一些新的可怕的考验。安娜忍受了与儿子离散的痛苦。她和优伦斯基又生了一个女儿。好象这样应能给她带来某种精神上的安宁，但是在实际上并不如此。环境不允许她建立新的家庭，以便在这种新的家庭中能够把对优伦斯基的爱和对儿子的慈母的心结合起来。此外，安娜不能忍受这种思想，即这种爱情应是不平等的，她

应重新放弃自己的自由。而她是想成为与涅伦斯基平等的人，成为她的同志，而不是成为他的奴隶，成为他的情妇。她终于明白了，在卡列宁和涅伦斯基之间是没有巨大的区别，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服从上流社会的生活规则的人。

出路是没有的，顺从是不可能的，因而安娜也就起了死的念头。她得了重病。在这个时候她的最大的希望是想得到卡列宁的宽恕，在他面前她始终认为自己是个罪人，还有就是想来调和与自己丈夫同涅伦斯基的关系。在垂死的安娜的床前，卡列宁饶恕了他们两个。安娜的这一请求是由于想把两种情感合而为一的愿望，这两种情感是曾如此长久地把她分成了两个部分——母性与爱情：对涅伦斯基的巨大的和强烈的爱，以及想成为母亲和卡列宁妻子的愿（他从前曾作过她的妻子）。安娜的这一矛盾的心情已很好地表现在下文的几句话中：（我还是跟原先一样…，但是在我里面有另一个女人，我害怕她，她爱上了那个男子，我想要憎恶你，而又忘不掉系着她的。那个女人不是我，现在的我是真正的我，完全也是真正的我。）（译文上卷 598 页）这样，她没有可能求在出活中达到她所曾企求的那种心情中的理想——能同时热爱着丈夫和儿子，这样就会给他带来幸福，但她企图使自己相信在临死之前是达到这一理想的。

但是死并未迫近，安娜又面临了极其悲剧性进退维谷的处境。当然，她可以选择许多的生活道路——回到卡列宁那里去，因为她已饶恕了他，同他和好并得到儿子（他对此已表同意）；依然同涅伦斯基或是独自一个人留下。但是安娜认为，谁也不应桐由于她而感痛苦，和给她带来牺牲。因此就放弃了离婚。但同时也不回到卡列宁那里去，以后再处于「虚伪和欺骗」的境地。所剩下的只有一条路——同涅伦斯基留下。在这条道路

上她也不能取得所希望的幸福，因为那种继续把他们连结在一起的唯一的爱情已开始显然地淡薄了。涅伦斯基已愈来愈为他这个脱离上流社会的自己的处境而苦恼。

安娜明白，她不能再继续这样的生活，而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永远地毒害着她的可能有的有限的快乐。即令这种快乐也是在各种情况的良好凑合中（她能同儿子和涅伦斯基生活）产生的。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技巧描写了安娜生命中的最后的时刻，与生命的联系已变得如此地微弱和薄弱，这些联系是如此地易于折断，犹如一枝蜡烛的光焰由极轻微的一吹就能熄灭的那样。‘一切都不是真的，一切都是假的，一切都是空的，一切都是罪恶’——安娜在死前的几分钟这样地想着。‘既然再也没有可看的，为什么不把蜡烛熄灭呢？’——她在思想中这样地想着。当安娜死于火车轮下的时刻，这一个熄灭着的蜡烛的形象又产生了：蜡烛‘比以往更加明亮地内燃起来，为她照亮了以前笼罩在黑暗中的一切，摇曳起来，开始昏暗下去，永远熄灭了’（见人民文学出版，‘安娜·卡列尼娜’，下册，1100页）。这一个高傲的，坚强的和热情的妇女就这样地死去了，她是宁愿死也不愿受精神奴役和过不合乎道德的生活的。在这里就不由得会使我们想起俄国妇女的每一个形象，这是在稍许以前所创造的一个形象——奥斯特罗夫斯基‘大雷雨’中的卡杰林娜的形象。

安娜的悲剧也像卡杰林娜的悲剧一样，是由于她的完全孤独生活而更加加重。涅伦斯基虽然有其个人的一些优点，但他却不是那种能给她以真正帮助的人。恶毒之根源于那种环境，在那种环境里妇女们是没有可能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来表现自己的力量，没有可能成为能自由支配自己命运、完全独立的人。安娜在与上流社会的环境和当时所存在着社会条件发生

了冲突之后，他未能坚持住斗争而就死亡了。

加入了这一冲突的亚历克塞·涅伦斯基，这是一个在上流社会环境中养成的，在自身中找不到同它彻底决裂的力量的人，所以他也变成了所发生的事件的牺牲者。安娜的死使他感到了生活的空虚，并失去了生活的目的。他只是认为死才是安宁。

安娜的兄弟，司徒瓦·奥布浪斯基具有着另一种的性格。这是一个乐观的，善良的，爱生活的，而且完全不去思想任何道德问题的人。能激动着他的只有一个问题，怎样和在那里能获得金钱，好来过安尔的生活。他不加思索地丢掉了自己的妻子玛丽，放弃了她的世袭的领地，而自己而认真关心的只是一件事情——得到适当的职位，以便再过一个破了的产，但是无复无虑的贵族的以前的生活式。

司徒瓦·奥布浪斯基的形象，对于破产的贵族已把自己的领地让与日益成长的资产阶级这样的时代来说乃是典型的。把尔斯泰添入了杜丽。奥布浪斯卡雅领地上的林地卖于商人摩实宁的场面，并非偶然的。

亚历克塞·亚历山特罗维奇·卡列宁代表着当时社会生活的另一个方面。这是一个成功的经营者。他特别醉心于功名。他的本身就体现着冷酷的，官厅的专制机构，它以自己的愚昧的冷酷无情压抑着人的命运。卡列宁的特点是：只有一些皮毛的文化知识，极端的过腐作风，没有任何的真挚感情的能力。安娜对于他想道：「难道他能爱吗，假使他没有听到过有爱这么一种东西，他永远不会用这个字眼吧。爱是什么，他连知都不知道呢。」（上卷 215 页）这一缺点表现在他以后的全部活动中，那时他已开始清楚了妻子的行为。

在卡列宁的身上清楚地表现出了利己主义，他以自己的对

待安娜的态度在许多方面都促成了她的死亡。但是托尔斯泰指明，甚至在这个枯燥的，无感情的，虚伪的和铁石心肠的人的身上，有时也表露出真正的人的情感。当安娜临死的时候，这种情感就曾表现在对她和对她的新孩子的态度中。然而这种人性在经常穿戴的衣冠楚楚的卡列乎的身上暂时一现之后，很快地就又消失了。在他的身上是忌恨，报复，算情战胜了。

所有这些形象都是直接属于安娜周围的，并与小说中另一个思想的和艺术的中心——列文的形象对立着。

在列文的形象中——有着托尔斯泰的积极的纲领，并且其中的许多方面都是来自作者的本身。在安娜和列文之间的本质差别就在于：如果她是生活在当时道德问题的环境中，那么列文的形象则是与解决经济的、政治的、哲学的、而后还有道德的问题有关的。

在他的周围聚集了许多来自资产阶级和地主阶层的人物，在生活的各种要求的影响下他不得不与这些人作交往——这就是：斯维雅斯基，斯捷潘·华西里耶维奇等人。列文对于城市文化的一切产物，是公开地抱着敌视的态度，他是宗法制道德的拥护者，力图使地主和农民避免新的各种资本主义关系的影响，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关系正愈来愈多地渗入到农村并瓦解着农村。同时康斯坦丁·列文了解，要作这些，在实际上是非其权力所能及的。

列文力图巩固自己的地主经济，极其积极地参加了实际工作，但是他的一切努力只带来了很少的效果，因为要想很经济地，有利地来管理家务是困难的。资本主义要求了，卢布成了人的一切天策的唯一的尺度。但是，正如列文所写的那样，托尔斯泰（象民粹主义者一样，……不想看见，他闭起眼睛，他避开这种思想：在俄国正在形成着的不是任何其他的制度，

而是资产阶级的制度”（列宁全集·第17卷，第30页）

列文不得不在时代的压力下，使自己的领地适应于新的生活条件，企图雇佣廉价的劳动力，采用机器，改善设备，以便同贪得无厌的商人坚持斗争，他们曾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地主的土地和庄园。列文卖给了那些不打算巩固自己家产的地主。他觉得，象商人良宾宁这种类型的人们在国内所以能日渐增多，是由于地主们的懒散，而不是由于社会发展的迫切的规律。这就使列文不得不寻找地主与农民关系的形式，和设法来巩固这些新的关系形式。但是这些企图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的结果。

由于在实际活动中的失望，列文沉溺于哲学的探索中去了。

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活动中，康斯丹丁·列文和他周围的贵族们大不相同。他穿得很朴素，竭力亲自参加田间的工作，力图同农民们接近。在他结婚以前和他最亲近的人之一是他的保姆亚嘉菲·密哈罗夫娜。

同时列文很珍视他自己的贵族生活并拥护巩固地主阶级的主要基石。列文对自己的贵族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在同这样一些为他所仇恨的人的接触上，如对商人列宾宁，他认为是不可能向他伸出手来的。在对待农民上列文的态度是真诚的，他主张在宗法基础上使地主和农民的利益融合起来。

在描写与人民接近的那些人物的形象上，托尔斯泰通过处理列文的形象而前进了一步（这是和他描写尼致林卡、伊尔捷尼也夫，涅赫留道夫，奥列孚，彼铁尔，别素号夫和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相比较而言）。但是摆在列文面前的那些任务不是他自己提出，而是时代的进程提出来的。然而列文并没有成功地解决它们，因为他认为农民和地主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要使它调和起来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使列文得到必须和自己的阶级决裂并和劳动农民结合起来。但是在实行这最后的

一个步骤时列文就犹豫不决了，正如象作者自己在当时没有决定这样做一样，而他们的热情的探求都是用很大的力量表现在这一形象中的。

托尔斯泰把自己的主人公描写成一个具有敏锐的和无限的智慧的人物，他对所有事物都进行着严格的自我判断。但是在结论上列文却不是永远都是彻底的，当他认识到要完全调和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利益是不可能的时候，列文就主张要加强贵族阶级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

这样一来，列文就没有找到解决复杂的生活问题的办法来，于是他也就对生活感到失望并决定自杀，但是后来他又放弃了这种想法并企图信仰上帝中去摆脱生活中的困境。有一次他遇见了一个「诚实的农民」福康里奇并听农民关于他的一句话：

「福康里奇是一个诚实的老人，他为灵魂而生活着，他记住上帝了。」这句话使列文的心灵中发生了一个转变。这样，一些抽象的和宗教—道德的真理使蒙蔽了列文和托尔斯泰，使他们看不见当时一切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当时被提出来的关于各主要阶级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关于它们对土地的天赋等问题都悬而未决。

列文的探寻是被他想安排自己的私人生活这种意愿所复杂起来了。他企图和吉提，薛傑巴乔卡结婚，她是一个出身于采法地主家庭的姑娘，在精神上颇与列文自己相似，他对结婚的态度异常严肃，而且觉得吉提是唯一的可以成为他的妻子的女孩中的一个。

列文是一个安静、强有力，均衡，羞怯，同时又很坚决果断的人，他是和贵族界中的人不相同的。吉提并不是立刻就爱上了他的，因为她所幻想的丈夫是一个完全具有另一种气质的的人，而列文则决定，如果吉提不爱他，那末这就是说他还区

偶不上她的爱，因此就应当「努力奋斗，以便更好和更好得多地生活」。最后他获得了对方的爱情，和吉提结了婚而且幸福地建立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但既然如此，他仍旧没有得到完全的满足。在开始信仰上帝之前，他没有能够摆脱那些使他苦恼的社会问题。

在这部小说中，特别是在阐明被提出的那些问题上，康斯丹丁·列文的哥哥尼古拉佔着颇为重要的位置。他是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与自己的阶级和环境决裂了的人。他是和革命民主主义团体有着联系的。虽然这些团体在小说中没有得到真实的阐明。尼古拉具有着特别清醒和敏锐的智慧，而且在对列文的探求和他对民主主义立场的巩固给予了多方面的助力。

托尔斯泰在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和他在自己许多其他的作品中一样，异常重视来自民间的人物，虽然一些平凡的人物的形象并没有获得详尽无遗的阐述。但是在这本小说的所有的事件和错综复杂的情节的面后我们随时都可以感到一种广大的，浩若海洋的人民群众的存在，这个群或早或迟地将使所有列文这种类型的真理的探求者更加明确和彻底地说出自己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话来。

作者在描写人民的时候强调指出了他的崇高的道德—伦理品质。这就提供出了能更全面地揭示出了那些仍然领导着社会思想运动的统治阶级的空虚和渺小。在俄国的道路上充满着寻找工作的人，他们遭受着折磨和痛苦。和杜丽相遇的是一个健壮和短而精悍的青年人，他向列文的车夫道：「怎么样，在收栈上有工作可做吗？」

托尔斯泰在劳动中描写农民，强调指出了他们爱劳动和永不衰竭的乐观精神。在长篇小说中的最动人的场面之一是割草场的情景，列文也和其他人在一起参加了割草。割草人如叫来